

斯 大 林
論十月革命
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
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斯 大 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
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答坡克羅夫斯基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603

斯大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
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9,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20,000

一九五四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И. В. СТАЛИН
О ЛОЗУНГЕ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И БЕДНЕЙШЕ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В ПЕРИОД ПОДГОТОВКИ ОКТЯБРЯ

本書是根據「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中的譯文
排印的。原文見「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九卷第二六九
至二八一頁。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答埃克羅夫斯基)

我認爲你今年五月二日的來信沒有理由和根據要我作詳細的回答，所謂逐條的回答。

其實，你這封信和楊·斯基的信比較起來，沒有什麼特別新的東西。

但我還是回答你這封信，因爲它包含着一些直接恢復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間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只是爲了揭露這些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的成分，我才認爲需要對你的來信作一個簡短的答覆。

(一) 你在來信裏說：「事實上我們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這一時期所實行的是和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黨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這一時期所維護的，是它對農民的舊口號，即和全體農民聯盟的口號」。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會明白你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絕倫的。

可是，因為你是一位很喜歡從列寧著作裏引證個別詞句的人，我們就來看看引文吧。

不必費多大氣力就可以證明，列寧認為從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來看，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中的新現象，不是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的利益一致，而是貧苦農民和富裕農民的分裂：貧苦農民趨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民則跟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爭論時是怎樣說明這一點的：

「現在[⊙]把希望寄託在和農民利益的一致上，這對無產階級政黨是不可容許的。」（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〇五頁）

其次：

「我們現時從一些農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看出一種等待召集立憲會議去解決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只要提出這些問題就會明白你這封信從頭到尾都是荒謬絕倫的。

可是，因為你是一位很喜歡從列寧著作裏引證個別詞句的人，我們就來看看引文吧。

不必費多大氣力就可以證明，列寧認為從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來看，二月革命以後俄國土地關係中的新現象，不是無產階級和全體農民的利益一致，而是貧苦農民和富裕農民的分裂：貧苦農民趨向於無產階級，而富裕農民則跟着臨時政府走。

請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和加米涅夫及加米涅夫派爭論時是怎樣說明這一點的：

「現在[⊙]把希望寄託在和農民利益的一致上，這對無產階級政黨是不可容許的。」（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〇五頁）

其次：

「我們現時從一些農民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已看出一種等待召集立憲會議去解決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土地問題的思想，——這是傾向立憲民主黨人的富裕農民^①的勝利。」（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七頁）

再其次：

「可能農民將取得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權。我不僅不忘記這個可能性，不把自己的眼界局限於今天，而且在直接而明確地規定土地綱領時我還估計到新現象，即僱農和貧苦農民跟富裕農民間所發生的更深的分裂^②。」（見列寧一九一七年四月寫的『論策略書』，『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七頁）

這就是列寧在二月革命後的農村新環境裏看出的新穎的和重要的東西。

這就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後的時期內規定黨的政策時所持的出發點。

列寧根據這個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說道：

「我們只是在這裏，在本地，才知道工兵代表蘇維埃已把政權交給臨時政府了。」

① 蕭重誠是我加的。——斯大林。

工兵代表蘇維埃是無產階級和士兵專政的實現，而士兵大多數是農民。這也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可是，這個「專政」已和資產階級妥協了。所以需要重新審查「舊」布爾什維主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一六頁）

列寧根據同一原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寫道：

「現在誰還只說『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誰就是落後於實際生活，因而誰就是實際上跑到了小資產階級方面去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誰就應該被送到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檔案庫（可以叫做『舊布爾什維克』檔案庫）裏去。」

（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二十六頁）

在這個基礎上也就產生了代替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舊口號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你可以說（而你在信裏正是這樣說的）這是像托洛茨基那樣跳過尚未完成的農民革命，但這種說法令人信服的程度，正像加米涅夫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對列寧的反駁一樣。

列寧完全估計到這種反駁，所以當時他說：

「托洛茨基主義是『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這是不對的。小資產階級是存在的，決不可把它一筆勾銷。但它有兩部分。它的貧苦的⊙部分是跟工人階級一道走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頁）

加米涅夫的錯誤和你現在的錯誤就是不善於看出並着重指出小資產階級（這裏是指農民）兩個部分的區別，不善於從全體農民羣衆中劃出農民的貧苦的部分，並根據這一點來規定黨在一九一七年由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時的政策，不善於從這一點引出新口號，黨的第二個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

我們且根據列寧的著作來循序考察『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這一口號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實際歷史吧。

一九一七年四月：

「俄國時局的特點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

⊙ ⊙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產階級的覺悟性和組織性不够而使政權落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第二階段則應當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階層手中。」（見列寧「四月提綱」，「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四頁）

一九一七年七月：

「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貧苦農民^①支持他們的話——才能打破資本家的反抗，引導人民無償地奪取土地，獲得完全自由，戰勝飢荒，消除戰爭，爭得正義的持久的和平。」（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一八頁）

一九一七年八月：

「只有領導着貧苦農民^②（即我們黨綱所說的半無產者）的無產階級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戰爭，醫好戰爭創傷，開始實行那些已成爲絕對必要而刻不容緩的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時的定義。」（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頁）

①② 着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一九一七年九月：

「只有無產者和貧苦農民^①專政才能打破資本家的反抗，顯示政權的真正偉大的勇敢果決精神，使自己無論在軍隊或農民中間都能得到羣衆熱烈的、奮不顧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三四六頁至第三四七頁）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列寧在『布爾什維克能保持國家政權嗎？』一書中和『新生活報』^②進行論戰時寫道：

「或者^③全部政權歸資產階級，這是你們早已不擁護的，甚至資產階級自己也不敢提及的，因為它知道，在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人民只聳一聳肩就把這樣一個政權拋開了，而現在則會加倍堅決地、無情地拋開這樣一個政權。或者^④政權歸小資產階級即這個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同盟（聯盟，協定），因為小資產階級不願意而且不能獨立自主地奪取政權，這是一切革命的經驗證明了的，也是經濟科學證明了的。」

①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② 『新生活報』是孟什維克的報紙，於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七月在彼得格勒出版。

——『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編者註。

③ 蕭重號是我加的。——斯大林。

經濟科學表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可以擁護資本，可以擁護勞動，但在中間是站不住的。這個同盟半年來在俄國已試用過不下幾十種的方法，但終歸失敗了。最後，或者◎全部政權歸無產者和貧苦農民◎，反對資產階級，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這還沒有嘗試過，而這是你們「新生活報」的各位先生勸人民不要去幹的，你們用自己畏懼資產階級的心理去嚇唬人民。第四種辦法是連臆造也臆造不出來的。」（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六卷第九十九頁至第一〇〇頁）

事實就是如此。

十月革命準備史中的這一切事實和事件，你都『安然地』迴避過去了，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準備時期爲反對當時坐在蘇維埃裏的『富裕農民』的動搖和妥協而進行的鬥爭，你都『安然地』從布爾什維主義歷史中一筆勾銷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你都『安然地』埋葬了，你還以爲這不是褻瀆歷史和列寧主義。

你應從這些舉不勝舉的引文中看到：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後所持的出發

點，不是聯合全體農民，而是聯合農民中的貧苦的部分；布爾什維克在走向十月革命時所實行的不是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舊口號，而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

由此可見，布爾什維克在實行這個口號時必須反對蘇維埃的動搖和妥協，反對坐在蘇維埃裏的某一部分農民的動搖和妥協，反對那些叫做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政黨的動搖和妥協。

由此可見，沒有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新口號，我們當時就不能聚集一支相當強大的政治軍隊，以克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妥協，中立某一部分動搖的農民，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從而使資產階級革命能夠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我們是和貧苦農民一道，在富農（也是農民）的反抗和中農的動搖下，走向十月革命並在十月革命中獲得勝利的」（見我給楊—斯基的回信^①）。

這樣看來，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間和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內對的是列寧，而不是加米涅夫。你現在却來恢復加米涅夫立場，看來未免結交了一個不大好的伙伴吧。

① 見「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九卷第一九四頁。——「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編者註。

(二)和上述一切相對立，你引證列寧的話，說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是在全體農民支持下取得政權的。說我們是在全體農民的某種支持下取得政權，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你竟忘記補說一件「小事情」：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只是在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限度內才支持過我們。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情」，它在這裏是能解決問題的。「忘記」這樣重要的「小事情」，從而抹殺最重要的問題，這對一個布爾什維克來說是不可容許的。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看出，你把列寧關於全體農民的支持的言論和同樣是列寧規定的「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黨的口號對立起來。可是爲了把列寧這種言論和前面摘自列寧著作的引文對立起來，爲了有根據地用你引來的列寧關於全體農民的言論來駁倒前面所引的列寧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的幾段話，——爲了這樣做，至少必須證明兩件事情。

第一、必須證明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列寧認爲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是十月革命的「副」產物，十月革命「順便地」解決了這個任務。首先必須駁倒列寧這個原理，並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不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是使政

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而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你試證明這一點吧，你如果能證明，我就決意承認；我們黨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間的口號不是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而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

從你的來信中可以看出，你沒有認爲自己能承擔這種過分冒險的任務，但你企圖「順便地」證明在十月革命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即和平問題上，似乎全體農民都支持過我們。這當然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在和平問題上，你的觀點已經是庸人的觀點了。其實，當時在我們這裏和平問題就是政權問題，因爲只有使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才能指望擺脫帝國主義戰爭。

你大概忘記了列寧的話：「只有使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才能結束戰爭」，「打倒戰爭」，並不是拋棄刺刀，而是使政權轉到另一個階級手裏」（見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彼得格勒全市代表會議上的演說，『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二三頁和第一一九頁）。

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你應當證明十月革命的主要之點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或者你不能證明這一點，——那時自然要得出結論說，在十月革命中，全體農民

只是在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消滅君主制、消滅地主所有制和地主秩序的限度內，才支持過我們。

第二、你應當證明：布爾什維克不必在十月革命整個準備時期一貫實行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反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不必根據這個口號來一貫揭露某些農民階層及其在蘇維埃中的代表們的動搖，便能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由於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而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

你試證明這點吧。實際上，爲什麼我們在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都能保證自己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呢？這是因爲我們已有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可能。

爲什麼我們得到了這種可能呢？這是因爲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而代之以無產階級政權，只有無產階級政權才能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爲什麼我們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而建立無產階級政權呢？這是因爲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進行了十月革命的準備工作，因爲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不斷地和坐在蘇維埃裏的中農和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妥協作了鬥爭，因爲我們根據這個口號不斷地和坐在蘇維埃裏的中農的動搖作了鬥爭，因爲我們只有在這樣的口號下才能克服中農的動搖，打破小資產階級

政黨的妥協，並聚集一支能夠爲無產階級獲得政權而鬥爭的政治大軍。

沒有這些決定十月革命命運的先決條件，我們無論在十月革命時或十月革命後，都不能得到全體農民的支持來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這幾乎是用不着證明的。

農民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匯合的問題是要這樣來了解的。

因此，將十月革命時和十月革命後全體農民支持我們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事實跟我們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下準備十月革命的事實對立起來，就是一點也不懂得列寧主義。

你的基本錯誤就在於你既不懂得社會主義的任務和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的任務在十月革命進程中錯綜結合的事實，又不懂得從黨的第二个戰略口號即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專政的口號中產生出來的十月革命的個別要求如何得以實現的訣竅。

讀到你的來信時會以爲不是我們使農民爲無產階級革命服務，反而是「全體農民」（包括富農在內）使布爾什維克爲他們服務。假使布爾什維克這樣容易地「去」爲非無產階級服務，布爾什維克的事情可就糟了。

拖你後腿的正是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加米涅夫立場。

(三) 你硬說斯大林看不出一九〇五年的環境和一九一七年二月前的環境的差別。

這當然是不嚴肅的。我沒有這樣說，而且不能這樣說。我在信裏只是說，黨在一九〇五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的口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已得到了證實。這當然是對的。一九一七年八月列寧在『農民和工人』一文中正是這樣描寫那種情況的：

「只有無產階級和農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當時（指一九〇五年而言。——斯大林註）的基本定義。這個定義是對的。一九一七年二月和三月再次證實了這一點。」（見『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五卷第二五八頁）

你不過是想吹毛求疵罷了。

(四) 其次，你企圖證明斯大林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企圖把他在『列寧主義問題』一書中說到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後有可能和中農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那段話，和他的關於十月革命前中農的妥協的論點對立起來。

不必費多大氣力就能證明你把這兩種不同現象等量齊觀是絕對不科學的。十月革命

前的即資產階級執政時的中農，和無產階級專政已鞏固後的即資產階級已被推翻和剝奪、合作制已經發展、主要生產資料已集中到無產階級手裏時的中農，是兩種不同的東西。把這兩種中農等量齊觀，把它們混為一談，就是不聯系歷史環境來觀察現象而喪失一切前途。這頗與季諾維也夫混淆日子和時期、胡亂引證他人言論的手法相似。

如果這叫做「革命辯證法」，那就必須承認坡克羅夫斯基打破一切「辯證的」吹毛求疵的紀錄了。

(五)其餘的問題我不談了，因為我認為在我和楊—斯基的通信中已把這些問題解決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

第一次載於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

一九二八年第四版